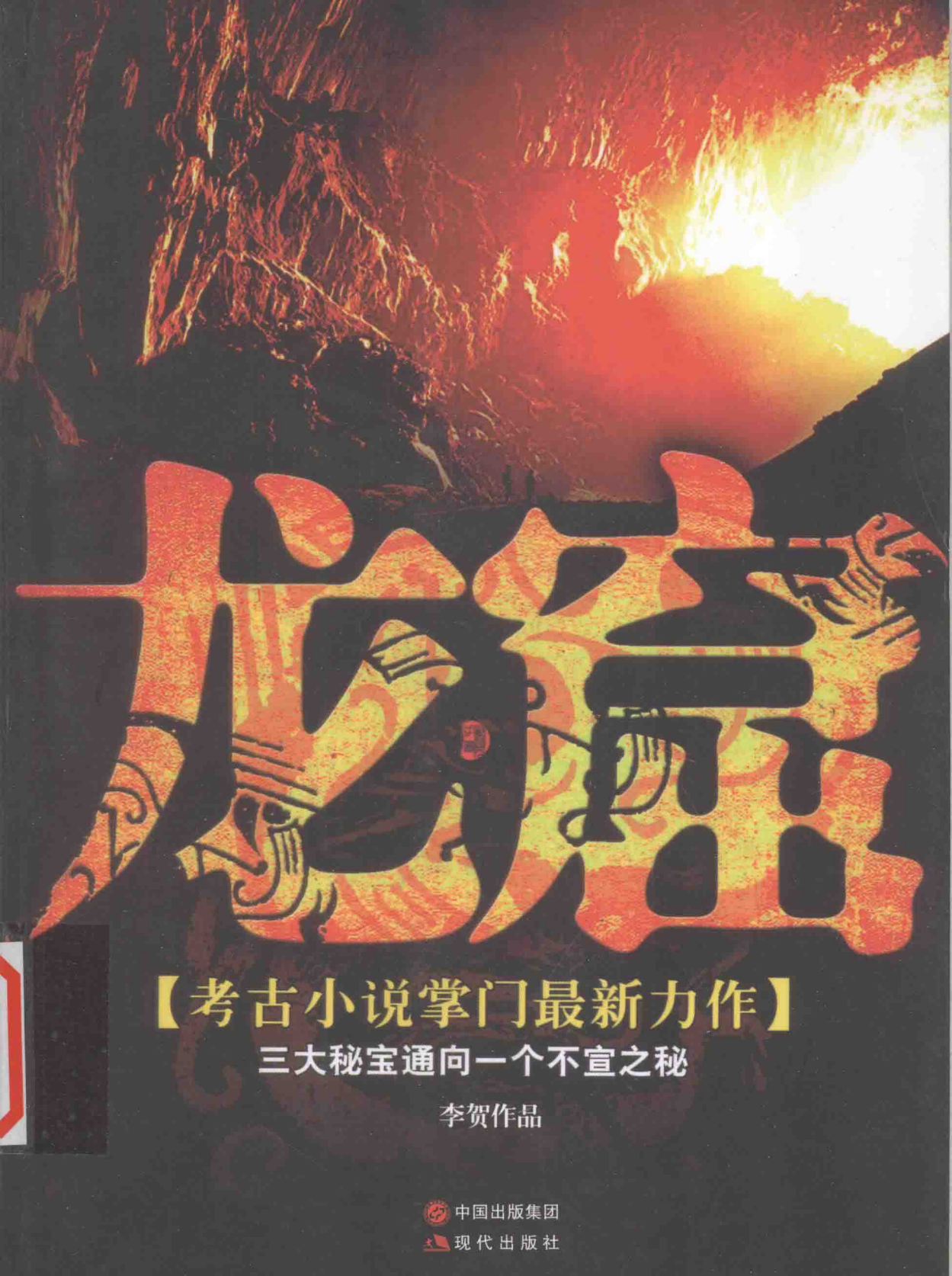




龙鑫

【考古小说掌门最新力作】

三大秘宝通向一个不宣之秘

李贺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龙盛

李贺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龙窟 / 李贺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43-4045-7

I. ①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809号

作 者	李 贺
责任编辑	张红红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传 真	(010) 64245264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045-7
定 价	35.00元

献给在逆境中挣扎和为了理想而奋进的朋友们

我并不清高，因为我本不是清高的人。我没有学历，没有其他生财之道，只有去做化石猎人，尽管这很不符合大道。化石猎人是一项危险的职业，人生很短暂，来不及考虑太多。我要让我的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因为，我欠他们的太多……

——化石猎人 鹤子 2004年5月



序

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徐洪河

悬疑作家李贺在完成《化石猎人》这部国内第一本描写古生物化石走私行为的特殊题材后，第二部以化石为题材的《龙窟》随后出炉。

首先，向为中国古生物研究以及科研资料保护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当前，在收藏大潮中，化石这项特殊门类的藏品已经异军突起。在阿根廷、美国等国家，化石交易和收藏已不罕见。化石作为研究天体科学是极为珍贵的科研资料，由于其偶然性、稀有性和观赏性，在国际交易市场上备受欢迎，某些化石的价格早已超越黄金。

当今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分支研究的都是地球上我们触手可及的现象。

由于化石的收藏和交易，致使这类珍贵的研究资源成了凤毛麟角。这对科研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对于这些来自远古的特殊资源，科研机构和相关管理部门难以进行硬性约束。

《龙窟》通过对作家本人的野外采集经历、收藏保养的经验以及与交易市场的接触的细致描写，真实再现了化石猎人们野外搜集陨石充满惊险、刺激和传奇色彩的经历和市场上非正常交易、挖空心思造假、打眼“吃药”的人间百态。大胆地从学术角度设想了中国传统传说中神龙的真相，使我们的龙图腾重新真实地飞翔在中国人的心中。

作品里，人们明争暗斗，你争我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甚至造假泛滥，市场畸形。是是非非，无非是一个“利”字……

所谓鉴宝之宝，并非陨石无价，而在人心正念。在利益面前，与真正的宝中之宝相比，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祁连山里深藏的神龙遗迹，又能价值几何？

一个陨石，一个化石，两部小说在题材上，都在文学领域占了一个“Number one”，这类题材在国内小说里属于罕见的另类。尽管如此，在万变的题材中，对揭露私欲作祟下，人性深处潜藏的丑恶一面，依旧进行了充分的强调。同时，歌

颂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感慨人间真情，也是本书的初衷之一。该类题材学术理论与扣人心弦的故事并行，潜移默化的知识性，户外生存技术等等，对于科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部小说，以及前期出版《化石猎人》的创作，使作者开辟出了当代小说的崭新道路——“科普小说”，推翻了纯娱乐性小说与科普无法并行的传统观念。当代小说教育意义的回归，可以在这类题材上为切入点，进行深入探索。

《龙窟》的意义，相信读者能在起伏跌宕的故事中慢慢地品味，同时对自己的心，做一次深入细致的鉴定。



龍虎目錄

序 / 1

引 子 / 1

第一章 猫说话 / 4

第二章 诡异的信仰 / 25

第三章 岭北姥姥 / 40

第四章 玲珑诀 / 52

第五章 狐狸面具 / 66

第六章 阴婚 / 81

第七章 酈公水文图 / 99

第八章 中山错金剑 / 114

第九章 左山岭 / 128

第十章 飞上天的怪石头 / 143

第十一章 征程 / 158

第十二章 腾格里的护佑 / 174

第十三章 山上有鬼 / 188

第十四章 达瓦其珠 / 202

第十五章 鬼脸蚂蟥 / 215

第十六章 玄冰飞瀑 / 227

第十七章 白袍藏妖 / 240

第十八章 死亡之眼 / 253

第十九章 太古异兽 / 266

第二十章 雪域腹地 / 279

第二十一章 龙窟鉴宝（大结局） / 296

后 记 / 306



——引 子——

“嘎吱吱！”随着一阵灰尘落下和无数蜘蛛丝的绷断，这扇门被推开了。

门上的铜锁，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一直等待着他和她用撬棍把它搞下来了。

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他打火折子点起蜡烛来，昏黄的光线填充了这沉寂多年的老屋。

“呸！呸！”她一边吐着吸进嘴里的浮土，一边用手拍打肩膀上的灰尘。

他骂道：“呸！没进门先给老子来个下马威啊！”

这座石头房子，建在大山里的一个荒废的村庄里，整座屋子的结构，是使用白云岩制成榫卯咬合的。屋顶瓦片以及屋中横梁，均是石材所制。唯独这扇门，是上等的金丝楠木，上面浮雕着流云花纹和莲花图案。

今晚月光皎洁，可这石屋的窗子只是个装饰，仅仅在外墙上雕刻出来，并未和屋中联通。故此月光，被挡在了窗外。

他举高蜡烛，扫视石屋内的陈设，除了石屋正对门北墙山处的一个石像外，别无他物。

这尊石像约一人多高，三十四臂十六足，矗立在燃烧的光焰烈火中。正脸卷舌、獠牙、蹙额、头发上冲、须眉似火。头戴五骷髏冠，人头为项饰，两条蛇缠绕在胳膊上。石像二臂怀抱金刚起尸母，其余手臂各执法器。脚下，踏着一条仅剩骨骼的神龙。

“啊，大威德金刚降龙像，就是它咯。”

他把蜡烛墩在石板地上，和她一起绕到石像后面，在手上吐了唾沫，抱住石像的腰，连拖带拽移到了一旁。

大威德金刚像挪开后，石像底座位置，露出一个带拉手的石板。他抓住拉手，用力往上提，却听到石板下面“喀哒！”一声响。

就在这当口上，石屋的楠木大门忽然“咣当！”一声自己关闭了！

她心头一惊，望着那门：“不好！要出事！莫非是那石板下的东西作怪了？”

他急忙从腰间拎出王八盒子，咔嚓！子弹上膛，冲着楠木门“叭！叭！”两枪。

“雁冰，看起来石板下的《酈公水文图》咱拿不到了，我想办法打开那门，你出去以后去找刘八爷和岭南慕容秋。把手中剩余的龙骨转手给他们，完事以后，带着咱李家血脉，远走高飞。”

“不！嗣麟！咱……咱不会有事。”雁冰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

“晚了……”李嗣麟指着脚下踩的地砖，“这是南阳八宝转心螺丝，最难缠的古机关，只要我离开这块砖，很可能整个村子都得完蛋。我现在打碎了楠木门上的机关门，你……赶紧走！”

“不！我不走！”雁冰死死地抓着李嗣麟的胳膊，“要走，一起走！”

李嗣麟抚弄着雁冰的头发：“以后咱们的孩子，千万别再走上龙骨猎人这条路。‘鬼火玲珑’和咱们的《寻龙诀》，你千万要藏好，这关系到一个天大的秘密。”

雁冰环顾四周，想找一块石头之类的来代替李嗣麟压住机关。

李嗣麟却摆了摆手：“雁冰，没用的，你看看我后背。”

雁冰这才发现，李嗣麟的背后，趴着一只茶壶大的蜘蛛！

这蜘蛛全身五彩斑斓，绿莹莹的复眼，八条黑黄花纹的腿，此刻正用口器将毒素注入李嗣麟的皮肉里。而他被蜘蛛咬伤的位置，已经开始迅速地溃烂。

李嗣麟咬着牙，从怀里掏出一本蓝色线装书，和一块湖蓝色的玉雕，塞给雁冰：“快走！记住，我挺不了一时半刻的，赶紧走！记住，把鬼火玲珑和《寻龙诀》藏起来！咱们的孩子，别再走上龙骨猎人这条路！”

雁冰声泪俱下：“嗣麟！”

“你这婆娘！我说的记下了吗？”

“嗯……”雁冰抽泣道，“把手里的龙骨交给刘八爷和岭南慕容秋，鬼火玲珑……《寻龙诀》……藏起来……嗣麟……”

地上的蜡烛，渐渐地暗下去……

月亮惨白地照着这个荒村中的一切，一群晚归的鸦，在半空盘旋，证明着时间，尚未在黑夜中停滞……

这个村子，坐落在绥远和察哈尔交界的三不管地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如刀劈斧剁，崖高云淡；水，似万马奔腾，急缓无常。

村中早已无人居住，大抵都是明清建筑，房屋以石头垒砌为主，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所致，交通不便，进出极为困难。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山崖陡峭，岩壁几乎与地面垂直，故此从那里进入基本不可能，只有正南那条环山而过的逍遥河，可以勉强在水流稍缓的时候驾船通过。

一个女人，艰难地摇着小木船朝河对岸荡来，她身后环绕村落的三面岩壁上，忽然“轰隆”一声！开了六七个口子，滔天的巨浪从口子里汹涌而出。

眨眼间，逍遥河水位陡然上涨，而那无人村落，已经被大水无情地吞噬……



——第一章 猫说话——

“喂！鹤子吗？”

“嗯，是我……喂……你说话呀！喂！喂！什么……这破电话，二手的就是不行！”鹤子将二百元买的早已落伍十年的手提电话扔到了单人木板床上，顺手从烟灰缸里，找了半截烟头，打开煤气灶，点燃了呼呼地吸着。

这个二百元的电话，是鹤子花了半个月的工资，咬碎了牙，剁碎了几块地板砖，才狠心买下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没个电话怎么成呢。

“唉！”鹤子叹了口气，望着这栋民国时候的老宅子墙上的照片。这是一张黑白照片，那上面的人，就是他的曾祖父李嗣麟。

鹤子叉着腰，对着这照片道：“我的祖爷爷啊，听说民国时期能照得起照片儿的人，多半都很有钱。您老人家有灵，就教教您重孙子怎么发家啊？”

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手指发烫，急忙将手里的烟屁股狠狠地甩出去。原来是烟屁股烧到了头儿。

“哎！还没抽几口就没了。”鹤子再次转到书桌旁，在烟灰缸里苦苦寻觅，却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模像样的烟屁了。

他自责了：为什么我这么馋？昨晚吸烟居然吸得这么干净！

他害怕周末，因为每到周末的晚上，他会一边看书一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直到城里的猫们都觉得困倦了为止。那么他的第二天的粮食，便要从下个礼拜的开销配额里透支了。

鹤子拿起床上的一本盗墓小说，放在手里掂了两下，又看了看墙根空空如也的方便面箱子，自言自语道：“哎！什么时候我也去挖两个古墓，就不愁没有粮食了。”

“挖古墓是犯法的！”一个声音从院门外传来。

鹤子就像遇到了救兵，飞出了屋子：“啊呀，大倪！快借我三块钱。”

来的是鹤子一个单位的同事倪雪飞。

大倪听到鹤子借钱，知道他又吃不上饭了，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递给他：“拿去，记住，不许买烟啊，这东西对身体不好的。”



“知道！知道！”鹤子飞出去了。

大倪走进屋子，坐在木板床上等鹤子回来。

倪雪飞外号“倪神仙”，和鹤子是技校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技校毕业后他们俩被分到一个工厂做了装配钳工。大倪身高一米九零，人高马大，长得又很秀气，高鼻梁、薄嘴唇、浓眉大眼，尤其是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和弹一手好吉他，以及自己撰写的诗歌，使人实在无法将他和机械工人联想到一起。

鹤子和大倪，经常喜欢骑自行车到大山里去，一来亲近大自然；二来是为了避开都市的喧嚣。最重要的是，鹤子以为，大山里没有汽车洋房，可以使他本身仇富的心理得到一点儿平衡。

大倪坐了一会儿，鹤子叼着烟从外面回来了，进了屋子，将几包方便面扔在了桌子上。大倪叹了口气：“没脸。”

“什么没脸？”鹤子问道。

“吸烟的人都没脸。”

鹤子“嘿嘿”笑了两声，将嘴里的烟卷狠吸了两口，用手捻灭，将剩下烟蒂放在了窗台上。

“鹤子，听说你周日要去见女朋友？”大倪一边翻着那本盗墓小说，一边问。

“哈哈！”鹤子干笑了两声，“你说王阿姨给我介绍的那个丫头？”

“是啊，你去相亲，咱俩的出游计划又泡汤了？”

“大倪啊，你放心，我才不会去呢！人家女方是个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做了电器公司的部门经理。看看咱，技校出身，一个月挣这么四百大元，用不了多久，我一现原形，一准儿吹！不如干脆不去，也显得咱们工人有力量！”

大倪摇头道：“我想你最好是去相亲，万一……现在的大学生不像你想的那样势利眼。”

“不！明天出游！一定要出游！就这么定了。”

这时候，鹤子的电话又响了，他冲着大倪吐了吐舌头，抄起手机，跑到了院子里搬梯子上房。慌乱间，铁管焊成的梯子头，在屋顶侧边的瓦檐下捅了个洞。

“你干什么去？”大倪问道。

“上房啊！房上信号好！”鹤子一边爬梯子一边接听电话。

“喂！啊！王阿姨啊！嗯，刚才电话没信号，现在听见了……嗯，您说……明天上午八点，嗯……女孩子叫啥？雨……雨竹哈？嗯，知道了，雨竹。”

鹤子挂断电话，进了屋子。大倪笑道：“雨竹……这名字真好听。”

鹤子撅着嘴道：“管她叫啥？老子就是要了！不去！明天一早，我们‘自驾车’

出游！”

大倪叹了口气，他知道，鹤子决定的事，就算撞南墙也不会回头。

两个人决定出去买明天出游所带的食物，刚一出门，便看到一辆红色的跑车，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时髦姑娘。

车开过去，鹤子冲着车尾灯唾了一口：“呸！花枝招展，汽车一定不是正道来的！臭婊子！”

大倪摇了摇头：“鹤子，你管人家汽车是怎么来的？赶快走路啦！”

两个人来到南关的批发市场，大倪随便挑了几个面包，又买了几根火腿肠。鹤子身无分文，瞥了大倪一眼。

6

大倪笑道：“拿吧，喜欢吃什么，我付账，但是注意，不要超过二十元，否则我会破产的。”

两个人在外面逛了一天，眼看着太阳落山了，鹤子别了大倪，跑到母亲家蹭饭。这是他一周以来唯一可以吃到一顿正儿八经饭的机会。

鹤子的父母，住在城南古桥区，家门口有一个军品店，店老板是个外国人，名字叫做 Sanatuse（萨拉图瑟）。鹤子每次回家，都要到他店里转一圈。这次回家也不例外，他照样要去找 Sanatuse 打个招呼。因为 Sanatuse 是他唯一感觉不错的外国人。

Sanatuse 的店里，经营的都是各国军队淘汰下来的军服，日常用品等等，价格也很便宜。从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 Sanatuse 嘴里，鹤子可以学到许多军事知识。而对于中国的一些民间知识，鹤子也会毫无保留地说给他的朋友听。

而 Sanatuse 对于直爽的鹤子，也是很喜欢的。他喜欢这个个性单纯、直率的中国小伙子。

但是，今天很不巧，Sanatuse 出门去了，军品店铁将军把门。鹤子只好作罢，转身进了小区。

鹤子刚到家，父亲便从书房里走出来，看看儿子又瘦了一圈，问道：“你是不是又没正经吃饭？再不好好吃就给我从老宅子搬回家里住。”

鹤子搪塞道：“啊呀，我没有啦，只是最近厂子里有点累。老爸……可有……散碎银子……我……”鹤子自从参加工作以来，虽然挣得少，但根本没朝家里要过钱。可是这次，他尝够了挨饿的滋味儿，自己的原则终于要向肚皮妥协了。

鹤子的父亲做古董生意，家庭条件算不上困难，以前只要他开口，老爸总会赏些“散碎银两”的。

“嗯？鹤子，你缺钱花啦？”老爸边问，边将手伸进裤兜去。

“啊！不！不缺！我是随便说说。”鹤子吃了两口饭，肚子里舒服了，终于坚持住了自己的原则。

吃过晚饭，鹤子慢慢悠悠地朝城东的老宅走去。这一路上，各种小车中的俊男靓女让鹤子险些吐了血。他的唾液都快“呸”干了。

走到家门口，鹤子掏出钥匙开门，心里盘算着明天骑自行车出游的路线。忽然，他发现门口的台阶上，蜷缩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般若波罗蜜多！”鹤子大吃一惊，喊了一句书上看来的辟邪咒语，急忙跳开。汗，顺着额头流下来。

过了一会儿，那个毛茸茸的东西，动了两下，发出了“喵”的一声叫。

啊——原来是只猫。鹤子长出了一口气，走到台阶前，蹲下身子打量着这只猫。

此猫一身黄白花短毛，尾巴尖一撮黑毛，身長不过三十公分，尖嘴猴腮，借着路灯光看，猫两只眼睛左边蓝右边黄。看起来这是一只不过两岁的年轻杂种母猫，并算不上名贵。

鹤子说它是一只母猫，因为它身上的花色，一般同时具有黄、白、黑三个毛色的猫咪，都是母猫，这种猫称为“三花”。

小猫见这宅子的主人回来了，抬着猫脸儿，可怜巴巴地望着眼前这个瘦高、剑眉、小分头的男子，嘴里发出“呜呜”的叫声。

鹤子蹲下身，掏出烟卷叼在嘴上，并且第一百零八次说了“抽完这盒，马上戒烟”的豪言壮语，用从父亲书桌上摸来的火柴点燃。

“喵！”小猫又可怜巴巴地叫了一声，眼睛滴溜溜地望着鹤子手里拎的塑料袋。

鹤子冲着小猫吐了一个烟圈，这个圈儿，越来越大，最后准确地套在了小猫的脖子上。猫儿怕呛，缩了脖子，闭上眼，等烟圈散去方才试探性地慢慢睁开眼。

“宝贝儿，你是弃猫吧……”鹤子对着小猫说道，“你看看，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你啊？走吧，走吧。”鹤子站起身，打算开门进院子，并且打定主意，把小猫关在门外。

哪知鹤子刚刚打开门，这小猫顺着门缝，连抓带挠地挤进了院子。

“你！”鹤子很气愤，“告诉你了！我养不起你！”

小猫好像很委屈，走到鹤子脚下，用身上的毛蹭他的腿。

“哎！”鹤子叹口气，蹲下身子，从塑料袋里掐了一小块火腿肠，扔出了门外。小猫见到吃的，撅着尾巴窜出了门。

鹤子趁机将大铁门“咣！”的一声关了起来，得意地走进了屋子。走了几步，

他心里觉得小猫确实可怜，有些不忍。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

刚刚进屋放下塑料袋，忽然听到外边有人敲门。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鹤子疾步来到院子里，问道，“谁呀？大晚上的叫门？”

门外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开门啦！你的猫！”

鹤子听说过，猫在晚上会变成女人勾引单身男子。想到这里，他的头发“唰！”的立起来。只听门外的女子叫道：“开门啦！你的猫啊！”

“！！！”鹤子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她说她是我的猫……门外的女人真的是那猫变的啊！他不敢再想下去，下意识地拔腿便往屋里跑，并且朝门外喊了一声：“家里没人！”

门外的女人咯咯一笑说道：“没人还说话，你看这只猫多可怜，就这么忍心把它扔掉啊！我给你送回来了，开开门，把猫抱进去啊。”

鹤子闻听这一番话，才知道那女子不是猫变的。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转身去开门。

门外，站定一个年轻的女子，细高挑身材，瓜子脸，细眉毛，一对笑眼，桃花唇，烫着一头鬋发。身上穿一套浅蓝色职业套裙，脚下是白色的半高跟皮鞋。她见鹤子打开了门，嫣然一笑，露出白皙的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和嘴里的一对小虎牙。

有诗为证：绰约多逸态，轻盈不自持。尝矜绝代色，复恃倾城姿。

女子胳膊上，挎着一个白色的法国式漆皮小包，包的拉链上挂着一个粉色的小毛球。手里，正抱着被鹤子刚刚赶出门去的那只小花猫。

鹤子朝那女子身后望了一眼，见路边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红色小轿车，只觉得胸中一阵发闷，皱着眉一叉腰：“你干什么？同志，我这里不是你们小资产阶级泡的酒吧。”

鹤子不喜欢称别人先生或者小姐，他感觉那样忘本，所以不管什么人，干脆全部称为同志，以表现作为 70 后的他，对那一段流金岁月的缅怀。

女子把小猫举到鹤子眼前：“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养？”

鹤子一阵委屈：“这位同志！这不是我的猫。”

“不是？我是看着你把小猫关在门外的。既然不是你的猫，那为什么它会在你的院子里？”

“同志！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的猫！它是自己跑来的！我不过拒绝收养它罢了。”

“拒绝收养？你有没有爱心？”

鹤子很不忿：“我不像你们这些有钱人，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养它？要养你去养。”

那女子扁着嘴：“喂，喂！猫是你扔的。我只是说你的公德问题！”

“哈哈！公德？我问你，那辆红色的汽车是不是你的？如果是，你整天排放尾气给我们大家，算不算没有公德？”鹤子指着那没熄火的红色汽车说道。

那女子被鹤子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一皱眉：“这样吧，我明天要出门的，没办法带着它，小猫暂时寄存在你这里，过两天我来接它。”

“呵呵！”鹤子一笑，取出烟卷来点燃，“你说寄存就寄存啊？小资同志！猫的吃、喝、拉、撒我要负责的，那需要钱啊！再说了，你怎么知道这只猫会不会喜欢住在我这里？”

“你这人好不讲理，难道你就看着这么可怜的小猫露宿街头啊？”

“看你这样为难，算啦！我们工人阶级不跟你计较。这样吧，只要小猫说喜欢住我这里，我就替你照顾它几天，吼吼吼吼……”鹤子撇着嘴，晃着肩膀笑起来，那模样很气人。

女子咬着嘴唇，瞪着鹤子道：“好啊！一言为定，我现在问问猫，如果它说好，你就给我照顾小猫几天，不许反悔。”

鹤子心道：哈哈，这个小资产阶级，被我气疯了，猫怎么可能说话呢？干脆依了她。想罢把脸一扬：“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女子点点头，把小猫举到面前，斜眼望了一眼鹤子：“我要开始了！”

“吼吼！请便！只要猫说好，我就好吃好喝好招待。”

女子诡异地一笑，对猫说：“小猫咪，你这几天待在这个叔叔家里……”

鹤子瞥了她一眼，笑道：“神经病，猫怎么可能说话呢？再说了，谁是它叔叔？”

女子不理鹤子的茬儿，接着说：“叔叔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乖乖待在这里几天，你说妙不妙啊？”说完用手晃了晃小猫，“说啊，妙不妙啊？”

小猫被晃得有些慌张，张开嘴叫了几声“喵喵”。

女子一笑，把猫递给鹤子：“好了，它说行的。”

鹤子愣了：“没有啊？猫哪里说话了？”

女子道：“刚才啊？我问小猫说，住在叔叔这里妙不妙？它回答说‘妙’啊！”

“啊！”鹤子傻眼了，猫叫当然是“喵喵喵”的了，没想到这女子会玩这一手。

可是话已出口，事到如今，鹤子也只好把小猫接下来。